

第〇九三冊

方輿彙編

職方典

開封府部

歸德府部

(卷)

三四—三五

三六—三九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三百八十四卷目錄

開封府部藝文三

廣汴賦

宋李長民

樊侯廟災記

歐陽修

唐張敬因碑跋

前人

讀繁城受禪碑

前人

上清儲祥宮碑

蘇軾

跋義士李冠全城却賊記

前人

祐國寺記

王嗣宗

職方典第三百八十四卷

開封府部藝文三

廣汴賦

宋李長明

臣竊惟皇宋藝祖受命奠都於大梁於今垂二百載列聖相承增飾崇麗煌煌乎天子之宅棟宇以來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太學生周邦彥嘗草汴都賦奏御神考傳播士林然其所述略而未備若乃比歲以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聲容之華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於茲矣耳目所

聞見粗得梗槩輒思鳴國家之盛因故前賦而推廣焉始則本制作之盛者分方維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之奧任賢使能之效而終之以持守翼備一覽之末爲賦曰

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遊上京遇大梁公子於路相與問答傾蓋如故因縱言至於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證之曰我聞在昔受命帝王繼天而作首定厥都用植諸夏之根本肇隆億載之規模若乃責飾恢宏之美槩見於書經營先後之大備載於禮宅中圖大則有姬公之明訓權宜拓制則自蕭公而經始余不敢高譚義皇遠舉夏商試卽周而陳之二華對峙八川交注褒斜隴首之攸屈兩谷二看之並據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固漢高因之而啓帝祚焉孟津後達大谷前通導以伊洛灋澗之澤控以成臯廣武之衝此成周所都適當天地之正中光武因之而成帝功焉畢昂之次河冀之津風俗漸乎虞夏疆域連乎齊秦魏都之爽塏信無倫也衡嶽鎮野龍川帶坻列戈船於三江儲戎車於石城吳都之雄壯信足稱也接壤卽笮通商滇樊地著竹木之產民厭稻魚之食蜀都之富饒信無敵也凡茲都邑之盛實麗美而爭雄旁觀而論雖辯若炙輶繼日而莫能窮公子聞之始若愕眙已而哂曰先生於古誠博矣孰若我目覩汴都之偉觀乎願其所以設險則道德之藩仁義之垣豈獨依於山川所以建中則皇極在上九疇咸若豈必宅于河雒其爽塏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軼人寰之塵壚極天下之高明其雄壯也有如勾陳羽林天兵四拱威震則萬物伏怒形則四夷諫其富

饒也有如海含地負深厚其測追魚麗之盛多邁虞之蕃殖彼兩漢之雄霸雖仍乎周家之舊墟三國之鼎峙雖臨乎一方之都會舉而論之於今日正猶拳石涓水欲與五嶽四瀛之壯擬所謂談何容易先生曰余生長太平和氣中亦既有目而處于蓬萊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益驟來神州恍然自失日雖臨乎闕庭樓觀之麗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雖熟于臨明文物之英而未究其禮樂之精予年在夷妙博聞強記幸爲我索言之公子曰僕實不敏切聞先進有言昔自唐室不競王綱浸圯陵夷五季紛淪四紀上帝憫斯民之塗炭眷求一人作之君師肆我藝祖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時衆大之居實古大梁之城在漢則郡以陳留而命名在唐則軍以宣武而分額考其地望雖卓犖乎諸夏而川流休氣猶盤礴而鬱積時乎有待世孰能測泊梁祖之有作始建都而畫圻匪梁人之能謀天實啓之匪天私于有梁實兆朱基觀夫分野之次舍則房星騰其輝實沉寄其曜仰星躔之有赫直皇居而久照察夫土脉之豐衍則高者磊何下者墳壠廓陂陀之塏澤極灌溉之膏腴詎地形之高兮則自泗而西涉川上歷淮陽遂東至於通津岡阜隱轡烟雲飛屯其上鬱律勢與天連語汴渠之駛兮則自鞏而東達時門抵宣澤障洪河之濁流導溫洛之和液中貫都城偃若雲霓沂湍悍而不窮上接雲漢之無倪語雄傑之固則偉拔金甌綴以湯池仰憲太微之象屹臨赤縣之畿語郊園之壯則密拱中宸高映四野揭華勝以千霄謹嚴更而警夜維是都之建也雖自於梁逮藝祖而始興至高宗而浸

昌列聖相承泊於今日當國家之間暇肆來時而增
茸遂跨三都越兩京擬二周而抗衡數其南則神霄
之府上膺南極偉殊祥之創見恍惚妙之難測歲在
丁酉大闢真機用端命於玉帝而彰信於羣黎爰設
定命之符妙以蟲魚之篆繼乾元之用九參八寶而
垂範乃嚴像設祇奉茲官儼一殿以居上總諸天而
位中靈地上竊列於西仙伯天輔列於東謬謬羣卿
峨冠景從往往名在丹臺而身為世輔像圖孔肖後
先攸序闢金堂啓玉室駭寶輪之飛動森鸞仗之紛
飾其側乃有元命之殿實總位於衆福本始載叶歲
禮惟穆馨華封請祝之誠效天保無疆之卜若其陽
德之建咸秩火神於赫炎惑厥位惟尊次曰大火時
謂大辰配曰關伯以序而陳原夫帝業之創自於宋
地蓋乘是德而王天下飾之靈經赤文婀娜舉以示
衆遂定區夏豈必赤伏合信於鄱南之亭豈必神母
告符於豐西之夜主上承紀奉祀致嚴審辰出戌入
之度有視慈禮明之占遂維五帝之象夏體重離而
而南諸社聲於樂府驗朱草於靈篇火得其性景既
昭然瞻彼煌煌位在南端歷太微以受制避心星而
載還相我昌運於千萬年出南薰望泰壇隱若天高
渾若天圓欽崇於茲會曰稱焉先是司循國舊貫
明宮齊盛悉取繪綬後泊紹聖端誠攸建精意孔昭
禮文彌繁主上改元之初載辛巳長至始親郊見逮
至癸巳之歲蓋四舉茲禮矣申敷春官益嚴祀事於
是規法三代祭器肇新躬秉元圭天道是循百官顯
相齋戒惟寅帝登玉輅皇衢載遵已而日景晏溫天
眞降臨衣冠幢節之輝映彩仗輦輅之參差豈徒若

見于渭陽而接拜于天門仰重瞳之四曠聳羣目而
動心乃闢琳館揭號迎真用伸昭報以福斯民度玉
津抵天田王者之藉厥畝惟千上春展事務崇吉錫
于時農祥晨正東作是先載黛相于玉輅啟雲帷于
紺壇葱牀馴服于廣阼之側青旗掩霽于黃麾之間
帝御思文飭躬窮專屈帝尊以秉耒動天步而降軒
三推告畢貴賤以班遂播青箱之嘉種成高廩之豐
年然後獲之程程瑞禾是導郊廟明堂之大享親奉
案盛以致告豈惟率天下之農而敦本蓋時勸天下
之養而致孝層臺峯嶺上觀昭回厥基孔固下鎮地
維儀象一新千焉具設上下互映俯仰並察天體斯
著辰曜斯列龍雲上承金蚪四匝在瑤瑤玉衡之制
兼馮相保章之法陋靈臺銅渾之規斥周髀宣夜之
說以觀星則進退伏見不失其正以觀雲則分至啓
閉各得其應以候鍾律則清濁之均協以候晷景則
長短之度稱遂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休徵既効叢
祥並膺至若祕書之建典籍是藏法西崑之玉府萃
東壁之靈光凡徵言大義之淵源祕錄幽經之浩博
貫九流包七略四部星分萬卷綺錯犀軸牙籤輝耀
有榮金匱石室載嚴封鑰或資討論則分隸于三館
或備奏御則會粹于祕閣以至字畫所傳則妙極六
書巧窮八體有龜文鳥跡之象有鳳翥龍騰之勢真
偽既辨衆美斯備圖書所載則三祖餘範七聖妙跡
列名馬于曹韓覽古松于韋畢緊絕藝之入神駭衆
觀而動色肇建古文宏建豐敞擇一時之英髦命于
焉而涵養天下欲觀不啻登瀛洲而隱藏室名卿鉅
公由此塗出若夫龍津所在大闢賢關作庇寒士今

踰百年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說建華構以開載籍之
傳其中則鼎新大成之庭黃奉宣聖之祀象肖尼山
制伴闕里其配享也惟顏孟之亞聖其從祀也多鄒
魯之儒士儼威儀之若存肅衣裳而有偉至于庠序
學校之教也首善于京自熙豐始乃詳備講說謹嚴
課誦規繩以勵其行舍選以作其氣發揮詩書之奧
頓革聲律之敝爾乃采邑新田育我中泯人材于此
乎輩出聖道因之而不墜其西則用建原廟近倣元
豐伴圖程度罔或不同朱楚相望而特起縹垣對峙
而比崇界以馳道之廣臨乎魏闕之雄祥烟瑞雲煥
爛蒙寵大明以奉神考重光以奉哲宗父子之親彌
篤兄弟之義彌隆屈四五之改律感節物于春冬脩
衣冠之出游軫美牆于帝東既進祠于東宮之七殿
御潔誠以致恭想瞻容之如在備享獻而肅雖參以
時王之禮肆浸盛乎威容傷茲惟謹稽首拜頤牙盤
或薦玉饌惟充有饒其香齋誠默通顧靈心之響答
宜福祚之延洪乃若中臺所寄衆務泉數象應乎文
昌運伴乎北斗四方利害于是乎上達二省政令于
是乎下究爰即西南亢爽之所度宏基而易舊太社
爲之嚮西掖直其後形勝潭潭不侈不陋列屋前分
是爲六部自吏泊工位于左自戶泊刑位于右公庭
肅若百吏輻輳于是糾以典舜黜陟之公輔以周公
訓迪之悉點胥不能措其姦慢吏不能逃其責秩秩
乎天地四時之聯各率屬而分職有倫有要有典有
則用能效臂指之相應總紀綱而並飭至如天府之
雄統以京尹民物浩穰于三輔之墟聚邑列布于千
里之軫風俗樞機教化原本當府庭之既徙肇分曹

而務謹職業斯屬名實斯允爰擇撥煩之才俾長治于爾寮南司之恪坐革循訟之積弊原廟之近人無筮楚之喧囂遭承平之日久匪彈壓之是務皇仁如天萬物覆露矧茲輦轂之下日薰陶而饜飫不得已而用刑每哀矜於桔杵日無滯訟歲無留獄貫索之象既虛圖屏之草斯鞠巍巍乎帝王之極功頌聲作而民和睦爾乃背宜秋出城阿神池靈沼相直匪賒象苑囿之非一聚衆芳而駢羅神木千歲而不凋仙卉四時而常花宗生族茂厥類實多當青鳥之司扉開餘風之妍暖命畜夫而啓禁縱都人而遊覽吾皇踐阼之五載六飛始御於苑門蓋將順民心之所樂達餘陽於暮春指金明而駐蹕觀曼衍之星陳蘭橈飛動綵仗繽紛帝曰斯樂予何敢專遂踐瓊林宴寶津零湛露於九重均禋飲於羣臣遵先朝之故事張大侯以示民于以戒不虞於平世勵武志而彌勤其北則營壇再成重爲方丘於柔祇之歆饗故神典之是伴考一代合祭之失實千載循襲之尤敦詳比至曠典聿修帝躬臨乎澤中即陰位而類求配以烈祖之尊侑以岳瀆之儔乃奠黃琬于神休乃奏函中格彼至幽澄宿氛而不雨暢叶氣以橫流顧瞻空際密邇靈旂有持戈者有執戟者有質若獸者有喙若鳥者凡地之百靈祕怪感帝德而來游景光爲之燭曜祥雲爲之飛浮侍衛駭愕莫測其由哀時之對上軌成周豈若漢祠后皇徒歌平物發冀州至其棟蓼之庭建蓋示優於同氣主上欽承永泰之基益隆則友之義兢兢業業欲偕追述之志永紹裕陵垂法萬世載因心以撫存肆匹休於棠棣魯以眞王之封陟

以上公之位褒以兩鎮之節厚以三錢之賜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貴何愧建初歲之入豐也每歲時之衍樂儼屬齒而密侍和樂且湛靡拘堂陸笑言之適無間勸侑之勤有繼飲酒之既既翕既醉何愧花萼之盛也乙未之春龍翔效瑞春令來集數以萬計嘉首尾之胥應感昆弟之是類灑宸翰以體物用闡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明內齊外自天申命本支昌熾考祥熙之應慶慶源而毓粹藹斯螽蟄之衆昭假樂皇皇之懿受祉而施於子既侔乎周王多男而授之職又合乎堯帝肇正元嗣于春宮申春後王而加惠冠禮薦行三加攸大詔以成人之道載隆出閣之制卜吉壤以圖居惟官闕之是邇標蕃衍之美名彰我家之盛事顧起處之獲享信皇慈之曲被于此實師友簡僚吏習禮節講儒藝日奉朝著克勤無怠拳拳乎上承忠孝之訓而臣子之義備至若宗正著錄枝派實繁上及曾高下及曾元分宅廣睦恩義兩教第族屬之疎戚班秩祿以惟均遠則褒崇藝祖之冒近則加厚漢邸之孫配天其澤同姓悉沾歌湛露誄行葦戒林杜鄙葛藟考親親于伐木繼振振于麟趾於赫帝命屬籍是典皇宗取則率遵繩檢歲月薰陶朝夕漸染藹藹實典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時則有清靜如辟疆忠精如更生文若東阿勇若任城莫不激昂自奮騰實飛聲于是參親疎而兩用翼羽儀于王國遂壯周家之藩屏永固漢宗之磐石若夫由朱雀以縱觀下天漢而北望千門萬戶併將有仇言觀其陽則仍宣德之舊稱定五門而改舛其始也憲姬姬皆慕大壯揆吉日命大匠庶民子來則靡

煩千鑿鼓環材山積則又疑于神貺其上則藻色麗乎方井雲氣萃乎修楣躍水波乎柏棟列繡文于蘭栢罔不隨色象類因木生姿窮奇極妙豈人能爲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其旁則檐牙高張欄楯周布往往雕鏤刻鳳盤獸伏虎或連拳欲立或猛據若怒或奮翼東顧或回首西序殊形詭制見者內怖于以自中夏而布德總八方而爲極披路三條則桂柢森以相連立觀兩隅則不愚儼以垂飾善頌落成上下用擇言觀其陰則曉曉北闕時謂景龍于焉採民謠于焉觀民風閱夫闕闕則九市之富百慶之雄越商海賈朝盈夕充乃有犀象珠玉之珍刀布泉貨之通冠帶衣履之巧魚鹽果蔬之豐懋遷化居射利無窮覽夫康衢則四通五達連騎方軌青槐夏蔭紅塵畫墀乃有天姬之館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將相之第扶宮夾道若北辰之藩衛太平既久民俗熙熙徒觀夫仙倡效伎假童逞材或等種走索戲豹舞羅觀者爲之目眩或鏗金擊石吹竹彈絲則聽者爲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醴落黃醅蒲萄汎觴竹葉傾巵光既醉而飽德謂帝力何有於我哉瞻彼良維肇崇琳闕始眞天祥叩分彪刻妙道由是聿興至教於是旁達辛卯之夢既符壬辰之運斯協外則立仁濟輔正之亭行玉筍考召之法博施於民俾絕天閭神符一出羣邪四響誠毒治病功深效捷內則良嶽屹以神秀介亭聳以截業天人交際之夕清供於此備設俄而玉雪自傾寶劍如犁駭雷霆之轟轟靈囿下兮維運逮夫應鍾紀律里社開祥凡預臣子之列欲傾頌禱之誠即茲宮以效報期萬壽之無疆於時

演大梵希夷之旨諷太元空洞之經運頒祕錄八百
聯名荷彼乾維龍德是營地直天與上鬱化清有岡
連嶺屬之勢有龍盤虎踞之形儲休發祥繁我聖明
惟崇飾之彌麗正土木之夸矜蓋示不忘其所自爲
萬世之式程彼漢之代邸既瑱瑱焉唐之興慶又奚
足稱爰有瑤池波湛翠水溫淳義方壺起蓬瀛大君
戾止廣敷歡騰九奏備八佾成凡左右侍宴者恍若
臨神山而遊紫清戊戌之冬太乙次於黃祕之庭其
位在西北則臨乎是宮之地於辰爲開茂適契於元
命之品詔鳩工以基述用揭虔而妥靈十神載別五
福來寧至于端闈之內大慶耽路寢斯在有大符
貺于此乎躬受有大祭祀于此而齋戒日精東承月
華西對重軒三階翕絕動彩左城右平相與映帶脫
靈光猶培塿瞻景福之叢茂春王三月履端匪懈庭
燎有光禁漏斯艾供張既盛法物咸萃乃建招搖欽
以環合蒲牢發乎輕蓋正寧當陽天極是配九寶星
拱垂紳委佩舉奏乾安間以給鞞上公薦壽捧觴跪
拜天子萬世兆民永賴其左則合宮之制高出百王
上圓下方法象乎天地九筵五室經緯乎陰陽旋四
序之和于四阿達八風之氣于八憲淵衷默定聖畫
允臧重屋告成光我邦于以饗帝而饗親則日卜
上辛時丁肅霜樂調黃鍾享維牛羊爰熙太室恭薦
馨香肆推尊於神考用嚴配於上蒼於以視朝而布
政則春朝青陽秋觀總章冬遇平朔夏宗明堂玉冊
以極其變內經以考其常欽授於人遂正天綱其右
則徵調之閣寔嚴密靜神鼎內藏天所保定侔郊郭
之永固笑甘泉之匪稱其始禱也窮制作之妙於繁

表得隱逸之士干草茅一鑄而就光應孔昭其始定
也夜出九成不吳不敖龍變光潤氣明烟銷惟鼎鼎
之重作鎮神數極九變象該六爻屹然中峙增崇
廟朝曰蒼日彤以奠齊楚之域曰晶曰寶以奠秦趙
之郊有位東南有位西南有位東北有位西北者
分方命祭罔或不調宜乎卜世卜年過于周曆永保
茲器與天無極至其內朝則祥曦延和清穆顧問親
臣侍列禁衛彌慶治朝則紫宸垂拱丹青有煥一日
萬機此焉聽斷厥或進拜將相號令華夷爰即文德
播告惟宜燕舉羣臣詳延多士乃御集英以時藏事
又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以洎徽猷五閣渠奉祖
宗之彝訓示子孫之楷模言追盤詰道契圖書繁祕
藏之靡意仰聖孝之如初次則東西分臺政事所會
始授而議則可否有著龜之決既審而行則出納擅
喉舌之寄于以輪旋鈞軸輔成至治其在西樞掌武
之庭則有將印之重軍符之嚴爾乃運籌帷幄之中
折衝樽俎之間爰戡五兵坐鎮百蠻其在翰苑摛文
之地則惟密旨是承德意是導爾乃覃思潤色追風
渾灝遂繼東里之才允符內相之號乃若天子燕息
之所也宣和祕殿疊飛鼓翼憲唐思之始謀因紹聖
之故跡擬芳瓊蘭重熙環碧輪焉奐焉光勳兩側聽
政之暇來遊來息搜古制於鼎彝縱多能於翰墨致
一疑神優入聖域爰命通臣於焉寓直罄啓沃之丹
誠庶密效乎裨益申紹紀元昭示萬億視彼元符元
鼎神爵五鳳之號詎能專美於史冊至如后妃親蠶
之所也延福遠深有嚴金鋪富春日之載陽率六宮
而與俱懿儀飾柔桑旣敷敷衣東嚮三採躊躇風

戾川浴地溫氣舒然後龍精報瑞瑞蘭紛如五色之
絲允侔乎東海八蠶之綿倍富於吳都爰獻天子祭
服所須由此率先天下則無敦之化斯並美於關雎
以至掖門曲榭之奧周廬微道之肅長廊廣廡之連
延珍臺閒館之重複倬然在列璇題輝映雖使廣延
墨客衆集書史曷足以紀茲區宇之盛先生聞而稱
贊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抑何修何飾而臻此乎公
子曰主上以神明資才受天眷命爲天下君其所以
圖回宰制獨運矩矱之中者愚不得而測也切仰廟
堂之所先務者任賢使能而已試爲子陳之若夫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廣豈曰多才觀夫燕趙汝
穎之奇勾吳於越之秀南蜀文雅三齊質厚以至關
東舊相之家山西名將之冑咸會風雲雖然入穀矧
茲神聖之都是爲英俊之匯元精於此回復間氣於
此蜿蜒以言乎儒風則長者之稱自漢而著以言乎
世族則文士之盛自晉而傳隱逸有夷門之操文章
出淮渙之間帝賚嶽降運符半千商周踰翰接武差
肩陋七相五公之袂冕迺杜陵韋曲之衣冠譬猶儼
儼權奇素多于冀野瑒璫結綵自富于荆山上乃以
道觀能兼收並取明明在公濟濟列布同寅協恭相
與修輔故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舉威武紛紜聲教布
溥東漸鴨綠南泊銅柱深極沙漠遠逾光幽陸轡水
懷奔走來慕難題反趾左枉辨髮之俗願襲於華風
金革玉璞犀株象齒之貢願獻於御府於斯時也治
定而五禮具焉則探周官之儀物稽曲臺之典故考
吉禮嘉禮之義正昏禮冠禮之序車輿旂常衣冠服
制職在太常各有攸敘功成而六樂舉焉則詒后夔

辨舞行命伶倫定律呂法太始五運之先諧中正五均之度笙鐘鞀磬琴瑟祝敔職在大晟各有攸部衆制備羣音叶天地應神人悅修貢效珍應圖合牒上則霄露降德星明祥風至甘雨零下則嘉禾興朱草生醴泉流濁河清一角五趾之獸爲時而出殊本連理之木感氣而榮嘉林六目之龜來游於沼芝田千歲之鶴下集於庭期應召至不可殫形是宜登泰山躡梁甫泥金檢玉誕揚丕矩奏功皇天登三咸五上猶謙挹而未俞也於是親事法官之中齋心大庭之館思所以持盈守成垂萬世之彝憲躬執道樞卓然獨斷仰以順天時俯以從人願規模則惟寧人之指是循政事則惟元豐所行是續其在官也絕僥倖之路汰冗濫之員奉詔者戒於倚法治民者戒於爲奸其在士也納讜言於羣試復科舉於四遠保桑梓者遂孝養之心在流寓者復遊學之便其在民也除苛濫之科蠲不急之務農人服田以効力耨之勤父老扶杖以聽詔書之布將使四海之內反朴還淳背僞棄末皞皞乎太古之風各安居而樂業先生聞之歎美不暇乃謂公子曰今日治效如此正臣子歌功頌德之秋也固惟疎遠之蹤名不通於朝籍雖欲抽思聘辭作爲聲詩少述區區之志君門九重難以自達則乙夜之覽何敢冀哉因擊節而歌曰麗哉神聖位九重仁天普被四海同曠然不覺還淳風金革不用囹圄空千齡享運今適逢下七制卑三宗微臣鼓腹康衢中日逐兒童歌帝功歌畢振衣而去公子遂述其事而理之以爲一賦之義焉理曰赫赫皇宋乘火德兮冀都大梁作民極兮一祖六宗世增節兮光明

神麗觀萬國兮穆穆大君天所子兮尊自叢霄履帝位兮體道用神妙莫名兮今立政造事宜有成兮金鼎寶邦神姦警兮玉鎮定命垂奕葉兮天地並應符瑞著兮應圖合牒千禧今坐以受之開明堂兮三靈悅豫頌聲興兮元臣碩輔侍帝旁兮相與弼亮守太平兮連丁壬辰化道行兮今已酉復元寶曆兮今天子萬年躬在宥兮斯民末賴濟仁壽兮

樊侯廟災記

歐陽修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刺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榮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驟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刺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志雖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唐張敬因碑跋

前人

中慶曆中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摹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追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爲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畫尤奇甚可惜也

讀繁城受禪碑

前人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一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流涕也夫以國與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國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亦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傾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其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於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則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傾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則人主之

耳不得聞有善於天下矣見善不敢薦引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恨恨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欲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壞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鑒哉

上清儲祥宮碑

蘇軾

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官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一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錄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廢也而先

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寶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齋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詔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靜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未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響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顓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

宮室隨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於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未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未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德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於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畏其正神予其諫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符閣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嚮左右者考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成其材千石之鐘萬石之虞相以銘詩震於四海

跋義士李冠全城却賊記 蘇軾

盜將入吾邑迎以財遺之此理可以却盜使盜不受而爲暴吾衆必致死此理可以殺盜然倉卒時或亂不暇及此李氏祖真習者耶然非有孝子慈孫孰爲信於六世之後者耶時六世孫李師德元豐中進士

祐國寺記 王嗣宗

夫聖人之妙用必在於清淨聖人之至行必有於教述雖元黃並列覆載之體不同而水火交馳化育之機一致自淳元浸散道德下衰嗜欲熾而奔競繁巧僞勦而仁義缺揭日月者既患昏衢之驛鼓驚俗者

勳斯亦至矣璦公以太平興國己卯歲示化禪室院之後事屬於珠公焉珠公行業素高節槩可法自祇院事纔逾半紀炎涼構疾不臻上壽以雍熙甲申歲秋九月奄云示化良可惜也今院主悟圓大師賜紫智柔洎供養主覺慧大師賜紫智緣皆先師課公及門者也法裔相沿式當預事於是哀還命勵懲誠循軌而趨守節而立植施之以傾信游學以之歸附華龕燦燦時開寶軸之文雲衲恍恍日低香廚之供院之法侶殆百餘人於佛法中率有所得蘭麝菊秀各振清芬玉潔珠寒供融善價吾見其進蔚有可稱保此令猷二公之力也於戲教之大也如來開示之菩薩闡揚之四衆護念之故佛滅度後二千歲中雖隆替相仍而傳持不絕非神力何以至是耶宜其世間作大依護讚歎敘述諒無愧焉嗣宗掛籍策名彤庭影組素於內典尤惜指歸柔公以僕早熟道風嘗師心要縷述始末俾緒斯文智縈而未覩元珠識淺而更慙果海復承見託難執讓名強率斐詞以旌殊績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三百八十五卷目錄

開封府部藝文四

大覺寺長明燈碑記

跋夷門市廛圖後

遣官招撫河南流民教

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

游梁記

漢感帝碑

徵修鄭公祠啓

應變陳言疏

蓮塘書院記

重修名宦祠記

疏通鹽法疏

大梁書院碑記

脩然臺記

國相寺碑記

中州人物志序

開封府儒學碑記

重修漢中牟令魯太師廟碑

石界河橋碑



元揭傒斯

王惲

明景帝

蘇伯衡

王士性

邵寶

王順行

何出圖

李戴

前人

前人

李夢陽

前人

前人

翁大立

于謙

祝富

趙應式

職方典第三百八十五卷

開封府部藝文四

大覺寺長明燈碑記

元揭傒斯

世言長明燈其義甚深微妙其功德不可稱量事佛者必先之而大人君子之心或有在焉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知制誥兼修國史特授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秦安王子楚仙帖木兒開府公割田千五百畝入汴梁延津上乘寺爲長明燈資命其屬揭傒斯爲之記惟我朝世有大勳膺列土之封任維垣之重者秦安王其一也自太祖之世四傳至翰林公更立八朝百有餘載輝光威靈赫如一日蓋當世鮮與爲比公幼敏於學長明於政由河南行省叅知政事遷西江歲餘進河南右丞未行拜平章政事入知樞密院事承旨翰林出入三宮照映海內而爲善之心益孳孳焉皇慶初承詔祝釐五臺山還過應州覺興寺施金帛作長明燈供去年春建承天報恩寺於居庸關而長明燈亦首具焉公之心可知矣夫燈者可以繼日月之明也日雖至明不能恆乎夜月雖至明不能燭乎幽故必假膏火以代其明而濟乎人日月之明不可已而膏火之用亦不可已譬猶人君之治天下雖極明聖不能徧觀也必假乎臣以達其明而被乎物故天下不可一日無明君亦不可一日無賢臣蓋相須爲用而不可已焉者公故曰凡我所以爲此者非以求福田利益也吾受皇帝皇太后厚恩庶以報上之萬一也然公所以報其功烈盛矣又奚暇布施之爲報乎推公之心蓋欲世世子孫竭忠本朝達天子之明於天下如膏火之繼日月

而無窮既以諸佛作證又徵愚言爲鑒公之心又可

知矣乃書以諭於公公曰然且名其子尼摩性吉福安等告之而後刻石公娶完顏氏河南王之女也靜淑柔嘉亦好善不倦上嘗曰女可爲君子夫人矣遂封魯國夫人主是寺者講主合立八達殿吉祥也師乃滿帶人大德中以千夫長從武宗漠北已而嘆曰吾不學出世法而從兜鑿乎棄官學佛元關幽鍵一叩而徹公言之上爲天子所知前後錫賚不可勝紀承天報恩寺之建也師實主焉故有旨俾住持云

跋夷門市廛圖後

王惲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恨不爲太平人豈聲名文物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廛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極無以臻此乎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嘆但二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書品則穠纖巧麗出內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錄互爲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東開楊坊李黃門之故堂

遣官招撫河南流民勅

明景帝

今聞河南開封府陳州等處多有各處逃來赴食流民或與本處居民相聚一處誠恐其中有等小人久則至於誘惑爲非難以處置今特簡命爾往彼處會同左副都御史王來及彼處三司堂上官并原專一撫治流民官員及巡按御史及本府州縣堂上能幹官平日爲民所信服者分投設法小心招撫令各自

散處耕種生理有缺食者量給米糧賑濟無田種者量撥與田耕種務令得所宜諭朝廷恩重使之警悟不許急逼致有激變又爲患害其中果有能體朝廷恩恤各散復業者量與免其糧差三年庶俾有所慕戀仍提督所在衙所官軍操練軍馬固守城池如有寇盜生發即令相機勦捕毋致滋蔓爾爲近臣受朝廷之委命必須夙夜盡心以畢乃事不可因循怠忽有慢事機如違罪有所歸事安民安之時具奏俟命然後回京

跋汴京畱守兼開封尹宗澤後

蘇伯衡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遊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嚴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嚴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亟歸猶坐削籍羈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詰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起開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各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畱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

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畱守而遽以計開詔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先是公上休致之請而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逾三紀一忤權倖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授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線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過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憖遺耶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耶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濟其後公材略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語者未可直以爲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語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潢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創奪之由并官伐之概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繫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游梁記

王士性

歲辛巳之夏余令朗陵三載矣以秩滿例得代策上閭閱念自史此弗克頃刻憐馬牛力欲從斯行恐尋中州之勝而寓目焉乃以六月癸卯發朗陵至府西郊時大雨淹積數旬水環城十里如湖海波濤村人結後行柳梢中念河汝之民行當復爲魚矣游興漸

阻望後南走申投滕臬大夫與申太守飲相公園中始齊辛亥西行過泌陽鄧州鄧通故居也通一雙幸傳其名至今甲寅至南陽連齊心復動乃西八里造臥龍岡謁諸葛武侯像猶翩翩神仙人也是夜宿草廬中復大風雨林木震撼余詫謂臥龍欲起耶岡稍北爲百里奚墓墓有七星石丁巳復投滕藩大夫畢行名信臣舊堰戊午次裕州經搬倒井拜光武像井泉飛涌清沁人齒牙已未道是陽城巨無霸驅虎豹戰敗地也是日趨葉欲求故葉令飛鳥遺跡弗可得止城西爲孔子問津處後有嚴光祠余貽書葉令仍當祠沮溺於中與光祠爲三隱庚申向寶豐覽香山寺浮圖盡天寺廊廡偉甚寺僧云大士化身之所亦白司馬九老會也辛酉出汝州道遠望崆峒山翠靄上殷殷爲廣成子官因瞻焉有感於七聖者日暮不果登王戊取道登封嚴轡盤阻北民至此則多鑿土爲穴而山栖矣癸亥止太少二室觀達磨面壁石別有嵩游記乙丑轉輟輟轡赴鞏復東行出虎牢關爲古蟠關亦即成阜丙寅經敖山蓋秦置太倉鄴生所策據其粟處益而東則爲鴻溝尚有址焉一山平列爲廣武山山東西二城其下卽楚漢提兵百戰相拒地名古戰場引杯舉李華文謂之淚落不禁矣一客從旁笑曰善乎阮步兵之登此而歎也曰世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余復拍手長嘯數聲引大白招步兵魂復起戊辰詣古陽城步周公測景觀星二臺臺後石製量天尺刻周尺一百二十尺登臺視天心猶之乎燕粵間莊生所謂蒼蒼其無止極者故耶臺前五里乃箕山有許由塚歲饑諸惡少發之三日石櫛發輒

合余謂許由一瓢簞粟何得預爲石槨自底必非由塚意好事者因太史公言而附會之是日至密東三里天妃宮爲黃帝葬三女墓地上樹一松圍五人起三枝而上可十丈色如傅粉粉內卽綠膚爪之髓出葉如鐵線樛曲詭怪云數千年矣宮外有滴水蓬蓬上乃人行地下厚一尺卽空爲洞水從空如提壺注下不知何自出也縣迨宮石皆蒼質白理甚鉅不亞太湖已已過古鄭州建中平五十里圖田數昔爲周宣王會東都講武今高者居低者田窪者滿湖堰不復成藪矣中有列子故居在焉庚午始抵大梁憶梁往事如魏公子好士當時夷門鼓刀之流一何俠烈令人恨不卽至其地今止夷山一阜耳其後梁孝王置賓客司馬長卿枚叔嚴夫子輩詞賦風流亦一時之豪及問所謂修竹園鴈池無一存者考之志云

兔園正隸歸德乃汴東南城外又有孝王平臺豈時兔園廣五百里遂橫互梁宋也耶平臺亦名繁臺又名師曠吹臺日落登之清風冷冷如絳竹至慨然緬懷杜甫李白高適三君子之蹤今祠之者又益以李何二君從其地也臺有大禹廟昔人登臺望河洛爲之第制狹不稱所以報禹者廟有李子碑城東南則隋煬帝引河入汴幸江都故道隄楊柳舊數萬古今成詠城東北爲壽山良岳宋徽宗以花石綱歷天下力供之而株木片石俱廢此其近者何論梁王魏公子耶城北爲周王府則因宋舊內也城內寺頗多惟相國鐵塔二寺最修且麗城外去黃河十里作大隄環護之周八十里樹陰夾道行隄上卽不論晴雨皆可人時宗正西亭君方賦人瑞至明日引見之叟高

姓鶴骨台背髮星星健耳目步履年一百五歲矣云生成化十三年婦王氏生成化十七年尚在詢其致壽則無他術也惟好杯中物且斷慾止三十年至今猶以淬青銅爲業真入瑞云已復出城北蓬池憶阮公綠水洪波之句或云尉氏亦有蓬池北入尉氏訪七賢竹林遺跡猶有碑在而黃公壚則不知其何地矣未至尉氏四十里則朱仙鎮有祠祠岳鄂王思王之冤又不覺黯黯欲淚壬申回至許昌一祠爲關羽舊宅蓋降操初秉燭達旦處癸酉至鄆城則桓公盟召陵故城也今亦廢余此行計三十五日行一千三百里枉道者七八百餘暑雨動僕從力洵苦然得盡悉中州之勝亦一快也衛源王屋鄴都洛城蓋脩有待而此行之勝在木石之奇則密之松少林之石人之奇則大梁之叟爲尤稱絕云

漢愍帝碑

邵寶

世有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憑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于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萬世之綱常而不專爲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纂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爲禪受也實在許之纂城寶自領郡得達觀其故都有壇焉曰受禪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笑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同聲此所謂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祀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者然當其親爲纂竊之地而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謀

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先儒筆削之旨終託之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以憑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他日必有復舉以祀之者卒亦何貴於此舉動哉謂宜易所祠以祀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力爭其地此所謂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寄生然猶天下之君也融雖意廣才疎而忠言義色至不容於操則亦足以愧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諡且漢之君非魏所得諡也凡此皆所謂以義起者也嗚呼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於惡則動焉猶必有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若曹氏之於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旣無一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於天下蓋畏威附勢無足怪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况職在守土乎是故竊雖不敏不敢讓雖不遑不敢辭

徵修鄆公祠啓

王順行

恭惟漢廣野君鄆公皓首業儒託酒徒以空巷長揖抗禮用龍準而轉圜據敖倉而塞成阜運籌逐鹿距飛狐而守白馬芟亂沐猴寧惟智下陳留保全里閭

抑且說摧歷下開展封疆衆如蛾眉無奈韓君嫁禍未膺茅土允宜芥子紹封暨乃弟曲周侯聚少年於鄉間咸攝陳勝充先鋒乎長社功比蕭何一戰賊荼晉秩相府再擊賊布啓宇曲陽劍頭田橫賢名聞乎列辟立孤孝惠景侯諡夫重泉若寄耶之象賢給祿賊而勦叛連珠雙璧洵難弟而難兄鐵券金章九十年而卜世梭穿駒過代經幾帝幾王粉謝榆凋人每思功思德然里中有三墓累累土壤而曠野無數椽寥寥俎豆樵兒牧豎時逐隊以往來兔跡孤蹤嘗呼羣而盤踞凡我同邑幸桑梓之相連念茲曠儀忍蒸嘗之獨廢享祀安侑將修殿薦之誠棧楠宇簷先營駿奔之地然規模宏遠非獨力所能成而財役浩繁合衆擎而易舉勤斷遷而勵方斯諒三年之有成新碧落而壯丹青應千秋之不壞昔的水東藻會聞子建之扼趨而樹碑摘詞再親董生之旌表彼兩賢非同井收尚爾羹牆矧吾儕謬接芳鄰敢忘寤寐祈其襄夫大工遂志石乎不朽

應變陳言疏

何出圖

臣伏觀入春以來風霾特異地震京師星隕火妖畿內疊奏臣即不諳占書極知爲凶荒寇亂百姓流離之兆無疑矣矧三序恆暘赤地千里我皇上反躬自咎竭誠致禱雖甘霖應祈而麥秋已無望矣歲穀不登則民饑民不聊生則盜起此理勢之必然亦朕兆之已見者也臣目擊時艱常有所慨于中者况陛下屢敕百司條奏害民之令以回天意期在共享太平之治臣敢不竭一得之愚據偏頗之見列上救荒弭盜數條爲聖明採擇焉夫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

之旱而民不爲災者其備具也今之備具乎否乎若所謂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此其計誠得而以今行之已後矣乃今饑饉既成閭閻懸磬悵顛待哺之民朝不及夕而徵輸力役之民莫必其命求所以優恤而安全之者惟有蠲租賑貸之兩事而其弊則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以蠲租論之非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耶乃今則不然矣皇上屢下蠲免之詔有司曾不自檢覈而取憑于里書之手大額雖除悉在那移之中而徵派之數猶初也彼民愚惡知其應輸應免者何項而張頰一辯詬辱百至矣臣以爲與其別起存之條而免其數曷若總徵輸之數而免其價蓋十蠲其七或蠲其三民皆曉然知畫一之法而當其數止即役猾不得行其奸矣此蠲免之當議者也至於開倉廩以賑饑即人人能言之矣當其呈報等額也孰不取質於里書之口能保其不以賄爲掛號乎而力不能賄者展轉溝壑焉孰恤也有司懼其不平於是開告計之門詳里鄰之訊拘攝鞫審動輒以旬月計及其數斗之給不償數日之費而號寒啼饑猶故也此國家雖有惠民之典而民往往不沾實惠者坐是焉耳臣以爲每戶擇長而賢者使開坐其所宜給又總給使分布之彼同氣不大倒置總給之則要而速以此議賑庶奸無所容而民沾實惠與此兩者救荒之大端也外此則倉廩不繼或勸貸於積粟之家民力不支宜盡停夫不急之役此在周禮荒政十二區畫周詳鑿鑿可見之施行者而要之在有司貪苦自甘寧一是守與斯民以休養之規而殫風力以博名高者禁使勿逞焉也至於盜賊竊

發今雖未觀其形狀第恐饑寒切膚怨毒填臆或出於萬不得已之計而自棄於盜賊蓋已死等耳寧死於盜賊也且得快志焉此雖癘疥之疾恐非盛世所宜有也載觀周禮士師之職聯州黨比閭之民爲之什伍使之相受其不安於比閭不受於什伍者即奸民也部主無所容里閭無所寄其後商君治秦亦令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而武帝因之爲沉命之法此皆太苛以臣考古人已試之規惟實儼義營之制爲可行大略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使村自相保盜無所託而近日保甲之法亦其遺意惟有司申飭而逼變之令戶書其丁男之數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人無遊惰舍無隱奸境內肅清而盜可以不作矣或不幸有大奸大猾萌蘖於其間窺伺人情洵洵易於倡亂乃奮梃揭竿大呼烏合之衆所在有司即當相其機宜輒奮兵以勦之則事半而功倍其或遷延顧忌坐令其馳突南掠黨與日衆然後議兵籌食竭國家之財力乃能僅僅勝之而民之糜爛者不知其幾矣是故兵貴神速乃應變制敵之大機也以臣觀之今之疆域固廣通寇難稱痼疾不能離山藪爲中原禍也惟兩河齊魯之間結社煽惑之衆深爲可虞彼林連動以數郡每郡動以萬計甚至不畏斧鉞之誅而畏號招之令試觀古之倡亂蠱起一方四方響應若川潰火延不可撲滅而補塞者率此輩也乃今則更侈矣有司者方且懼激變之自已玩視養成是何異抱火積薪而寢處其上也以臣經生之見誠不能外周制而別有所建立是故士師掌八成焉凡邦謀之觀聲邦賊之搆逆邦朋之聚黨

邦聖之造妖皆嚴詰而預防之使不得發有司者誠能倣而行之折其奸萌散其黨與此曲突徙薪之至計也又聞之有治人無治法治法之不效有司不得其人焉耳宋饒司馬光請廉災地守宰不勝任者易之令各服所轄漢渤海盜起殺傷長吏龔遂往治之請無拘文法而潢池之役轉而悉緣農畝今有司分符綰綬當官所急要者非撫摩愛養除盜安民事耶上以是責之下以是效之第能修其實政無贖其官常則荒歉不為災盜賊不為困矣要其端本澄源之論惟在我皇上廟精之衷耳伏觀聖諭勅中外一體修省冀回天變矣而密勿至計胡不俯納諸臣之請躬儉勤以為天下先方今土木役繁徵輸令急織造燒造不聞其報罷浮費實資時取於外庭獨免之詔下矣獨及於存留而不及於起運內操之制停矣寄牧於內庭而不下於太僕殆非所以撫育災傷之黎民而培植匱乏之國脉也語曰正其本萬事理惟皇上殫留神焉則宗社幸甚蒼赤幸甚

蓮塘書院記

李戴

邑庠東北隅一塘方廣盈畝所從來遠矣昔舅氏仁山高公植蓮其中環以桃柳雜以蔬卉扁其門曰尋樂處因題心田會所以蓮塘書院每文會暇羣少長十餘輩息焉遊焉觴於斯味於斯飯且茹於斯春風沂水之樂不啻過也未幾成進士者二人予幸廁焉恩而還暨歲登薦者四吾延每奇斯會必歸之地靈誠一時勝槩也予輩宦遊分袂舅氏且無祿矣潦水崩漏汙萊其中花木蕩然鞠為茂蕪予每過家惻焉動情蓋即昔人之渭陽也因請得其地而復之落塘

酌水仍植以蓮誅茆為亭列柏為垣左貯圖書以應東壁雖草創未完已浸浸然還舊觀矣因邀二三舊友共落成焉諸友相與周覽且喜且悲而向予言曰此地荒蕪將三三十年矣公不忘發身之所毅然新之使我輩當年不加淬勵徒為漫遊安能為此地重使此地不得公版築巨費其誰任之亦無由為我輩重是以知人因地傑地因人靈蓋交相為重也仁山公有靈亦必含笑九原矣予復歎曰予之復塘即予舅氏仁山公之心也安得後生英俊敦業樂群亦如我輩之在當時則此地將益重藉令燕僻廢學恣嬉遊以羞山靈豈予復修意哉因重為申之曰梁公之門桃李咸蹊辟疆之園丹雘披離孰與吾塘清且漣漪植之美渠以方上池華辭妖艷根謝泥繙外直中通香遠益微豈曰微物無非至理真樂在人玩物喪已落彼心源常如止水尚慎旃哉無愧君子

重修名宦祠記

前人

名宦祠為名宦遊吾延者祀也舊與鄉賢祠並建戟門左右年久漸圯鄉賢後裔輸貲為修其祠縣尹劉公親名宦則慨然曰此有司事也遂捐工修之既竣事命予為記予稽祀典凡有功德於民者祀之名宦所祀諸公非皆有功德於吾延者乎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官斯土者原有父母斯民之任故民之被其德者去而思歆而祀亦猶子孫之祀其父母祖父母不能諉也爰稽吾延邇自上古其為民父母者不知其若干人矣而祀於祠者則無幾蓋心思運于一人而德澤及於百姓功德被於一時而祀典垂於奕世上有是施而下有是報其理固然向使為民父

母者以傳舍視官以秦越視百姓鷹鷂其政令而漁獵其脂膏縱可革面豈能格心在任且側目而去後奚崇祀也後之官斯土者觀其祠思其人將必惕然省曰予今日所握之符諸名公之符也所蒞之政諸名公之政也所締約之民三代直道之民也彼以一人之施而復百里之子孫以五載之拮据而博百千禩之俎豆其視自私自利潤囊橐為子孫計者真霄壤懸矣則斯祠也固所以報前功不亦可以垂後範乎劉公豈弟君子也雅有鸞鳳之譽乃於茲祠而銳意修葺者又可以觀景行之思矣因其請記遂筆之石俾為父母斯民者觀

疏通鹽法疏

前人

竊惟國家資鹽利以供邊備特設各運司以統治之所以裕國也其食鹽戶口各照地方遠近劑量分屬亦所以便民也遵行既久無容別議矣邇緣黃河以南鹽價騰湧私販其眾前歲礦盜角利嘯聚千餘騷動地方幾成大變一時撫按具奏幸蒙嚴旨切責勒限捕緝然後首惡就擒餘黨解散臣于彼時竊疑之臣世居河南自有知以來未聞鹽徒如此其眾也比奉使入晉過太行入河南之境詢于道路訊之父老食曰鹽徒之眾由官鹽之不行耳然官鹽之所以不行者有三河東鹽花之生太減往昔取數不盈一也山路崎嶇轉運不便二也商人因腳價之重不挿和不足以償本沙土參半味苦不佳三也民不可一日無鹽而官鹽既少又不堪食故私鹽者日益盛有司奉法又不容不多方捕之則鹽徒不眾勢曷以行是以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各持利器往來自如

官兵趨而避之莫敢誰何原其初心不過求自衛耳但此輩多無籍之人而強悍之徒也黨類既多肆行無忌或禦人于白晝而攫其行李者有之或穿窬於暮夜而劫其財物者有之民雖被害猶多不敢鳴之於官畏其復來加害慘縱鳴於官亦不過案候而已抑將奈之何哉今日河南之人非無鹽之患實鹽徒之爲患也欲驅鹽徒使不爲害又非可以法制禁令爲也亦惟於鹽法而少變通之耳夫鹽徒之所販者豈盡本土私煎之鹽哉蓋河北彰德衛輝長蘆行鹽之地也河南汝寧陳州兩淮行鹽之地也鹽徒與販在北者取之長蘆在南者易之兩淮是河南五府名屬河東其實所食者長蘆兩淮之鹽矣民食朝廷官鹽乃今假手于鹽徒之私販不亦深可惜哉爲今之計莫若量爲通變近北者分屬長蘆近南者分屬兩淮近西者仍屬河東庶鹽行既便其價自減彼私販者不禁而自息矣說者曰河東一運司也行鹽地方頓減若干其誰與我殊不知運司所職掌者國家之課也地方減則課亦減而催辦更易矣况會典所載開封一府原隸山東者也後乃改入河東當時可改今獨不可改乎汝寧一府舊隸河東者也今乃改入兩淮汝寧可改別府獨不可改乎或又曰長蘆兩淮各有常課驟增若干其誰與我是不然河東之鹽生於池者也長蘆兩淮之鹽生于海者也池之所生有限而海之所生無窮長蘆臣猶未親見若兩淮則臣作縣時所熟睹者也鹽包堆積如茨如梁必五年而後掣商人往往告困若於淮北每歲四單之數如掣一單抑或於每單之中加增若干引民與商人實

兩利之也言兩淮則長蘆可例知矣以此有餘補彼不足於國課既無所捐而鹽徒以息地方以寧於黎民尚亦有利凡此不過一轉移之間耳亦何憚而不爲耶此事凡行部地方者皆知之第以事有專責言輒顧忌獨不思以各官視之各人之事也以國家視之一家之事也哀益國家之稅課而奠安國家之人民有何不可而可以成心拘之哉臣河南延津人也延地鹵薄民皆煎鹽以供賦稅昔巡撫于謙題淮通行故相延至今未嘗有官鹽發縣者臣乃瑣瑣言之蓋目擊鹽徒之害恐起他變一念杞人之憂不容自己實非爲桑梓私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繆轉行河南撫按會同各巡鹽御史虛心酌議因其遠近從便分屬即量減河東之引分派兩處則中原之地未無意外之虞其有裨於國家非淺鮮矣

大梁書院碑記

李夢陽

大梁書院田成或問書院有田乎李子曰有哉趙宋之肇也睢陽石鼓嶽麓白鹿四者其巨矣然必田焉祭也以達乎養何也聚人之所必廟其所師廟必有祭祭非田何出矣聚而不養則散制散成聚莫先乎財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田者財以之生養以之成者也曰田若是急乎李子曰聞之先王天地非養無以物聖人非養無以民士非養無以成身故養者天以之生地以之行人以之成是故二氣推盪風霆流行消息往來各足其精天地之養也則民因利嘉穀時成制恆備好壽康安平聖人之養也審今酌古仁緯義經厚積廣施性堅德明士之自養也是故先王

之待士與民異田作代耕何也不如是無以專志而業精也故士羣之庠序別其衣冠程其饒廩端其術業凡以異民也後世則又選勝而區捨拔其良聚焉於是積書之院祭養之田又以異士而考成也曰竊聞之孔子耕也假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敢問士易聚而難成何也曰聚非其聚也予嘗踞大梁之臺造院謁祠登堂陟閣矣叢篁茂林長廊委翳鳴榔走問曰士奚不聚也曰無田曰祭子曰祭有司辦之今田矣士仍不聚也問之曰無倡之耳故曰聚非其聚也曰知難聚而必田之何也曰善身者不以一啗而捐食善田者不以一畝而棄穡故寧田而難聚聚而難成而不可使天下無養士之稱於乎識斯義者可與成壘壘言變通與詩曰視民不眺君子是則是攸茲之謂也是田也都御史內江李公監察御史吉永毛公實倡之而提學副使歷城邊公贊之後都御史道州何公與監察信州汪公大名王公桂林喻公成之是田也更數君子而其勢愈興久而彌貞嗟吾士自是其聚也夫其聚也夫

脩然臺記

前人

草堂之東築臺高二丈餘所登臺四望雲冉冉在桑榆蓋千里外見也人心不天遊則視壙坐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烟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皆與已不干涉視壙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烟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皆與已干涉於是觸目者罔不樂也臺貴高高則遠遠則無所不見早臺不高望之千里外皆見地使然也無所不見則其樂充滿其樂充滿則脩然矣莊周曰脩

然而往脩然而來於是命臺曰脩然之臺予觀屈原放逐江濱非與壙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不干涉非不知朝夕烟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之情而恆戚憂斯人殆未天遊乎抑宗臣當如是邪爲臺記

國相寺碑記

前人

國相寺繫臺前寺也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鵲巢其上戛受鳴按夢華錄繫臺寺一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聞之長老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之講僧玉邑福彩後教之禪深褐福彩前教瑜伽淺褐福彩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寺寺分勢孤特遷世殊於是崇者頽而下者蕪僧闢教汗庸師惡徒於是樹石盜亡損破烏鼠穢之往來羊猪寺非若能主矣又國初剽王氣塔七級去其四崩囓幽窟狐狸魑魅昏瞶陰啼僧席未暖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廢耶僧廢之耶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詣戒壇受戒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巍然峻峙可遊遊者挈醪榼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驟風馬無不叩彬門者斯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殿閣門樓房廡而百戶超越等助之涅像按舊碑宋太平興國間建今洪武初僧古峰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年而空同山人爲記

中州人物志序

翁大立

宗正西亭先生受聘纂中州通志歷朝人物既撰次以傳復取國朝一百四十人做世史述其平生各爲

論斷凡十六卷藏於家仲氏西園君寓書徵序予讀之即予督學中州時與公商訂鄉賢也鄉賢祀諸學官國家故典予恐其濫乃妄置評焉曰有一鄉士有一國士有天下士一鄉士祀於邑一國士祀于郡天下士祀于省不宜祀者黜公曰不可祀於郡者下之邑已不堪矣况黜耶予曰公之言厚矣遂不果行今觀公所采錄皆河嶽孕靈而登粟于中和之氣非偏方比然世隆則隆故盛于周再盛于漢又盛于宋特盛于今今談理學者盈天下孰與薛文清曹月川閻子與談邊務者盈天下孰與馬端肅許襄毅談詩者盈天下孰與李空同何大復其他秉忠義植風紀敦學行展經綸若鐵南陽軒鹿邑顧太康耿盧氏黃封丘李文達劉文靖王文莊劉文肅何柏齋崔文敏許忠節曹新蔡諸公未可殫述皆所謂天下士得一人且足爲一代重况若是多耶於乎盛矣昔孔子志三代之英深慨杞宋杞宋固中州邑公爲斯志體裁渾厚而文復雅馴萃文獻以鳴國家之盛使孔子可作必曰吾有徵焉眞良史也公高皇帝七世孫諱睦樛別號東陂居士以學行簡爲宗正早歲講業水竹居之西學者稱西亭先生隆慶四年秋八月望日

開封府儒學碑記

于謙

夫子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互萬古而不息夫子之道歷萬世而不敝刪述六經昭揭宇宙日月之照臨也教化之澤洽於人心雨露之霑被也所謂生民以來所未有而三代以降君天下者未有不循此而能治者也國家列聖相承咸用此道內而京畿外而郡邑皆建立學廟以祀孔子以育才俊所以資化源而

崇教本也開封爲中州甲郡故有學廟歲久墮圯儀觀弗稱前郡守黃公瑾有志作新成功僅及一二而以休致去今郡守舒侯下車之初即以典斯文爲已任遂極力爲之方收諸公歲捐俸資以助經費於是增庠而爲崇闕隘而爲廣飾陋而爲華自禮殿講堂以及諸生肄業會食之所莫不畢備規制宏麗視昔有加郡博士黃宗謂此不可以無紀因率諸生來請余言惟夫子之道如天朝廷作人之化亦如天諸士子生際盛時沐浴清化又有賢方牧郡守以作典之廟學之新文化之新也儀觀之盛士風之盛也關係豈偶然耶爲師弟子者朝于斯夕于斯絃誦于斯遊息于斯其亦知所本乎苟知所本則涵養本源砥礪素行學必造根柢而弗專事乎言語文字之末異時出而致用得志則力行其道時與志違則求無愧于名節無愧于天地鬼神而後已若然則無負于聖人在天之靈無負于朝廷作養之化而亦無負于天矣其于郡守作典之意豈不重有光耶侯名瞻字仲瞻浙東姚江人以進士起家拜黃門郎被薦出守是邦是舉也足以知其善政云

重修漢中牟令魯太師廟碑

祝富

嘗讀軻書至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之言知古之君子其生也不偶其出也有用存也民食其惠沒也民享其報豈非丁氣數之盛而剛大之存于心者足以充塞宇宙增光日月亙古今而不爽邇冥幽而無聞者乎昔人謂申甫自嶽降傳說爲列星其眞有所見矣若魯太師者亦其人歟太師名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少習魯詩爲諸儒所稱後舉直言拜中牟令

專尚德化不任刑罰善政未易殫紀而三異特著履歷始末具載祥符五年令魯宗道碑刻甚悉迄今縣西有遺廟在焉且中平古開封屬邑也邇漢上下更幾百世涉是令者又幾千百人其間豈無豪傑如魯公者未聞也然則魯公之政果有異于人耶亦人心之所同然者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曰仁也魯公之仁匪特及當時之蝗之鳥之豎子也昭昭之靈影響如在至今民猶賴之如昌黎在潮宗元在柳而利澤無窮焉非特仁一邑之民已也公果官至司徒特建大議決大事折大獄引證經傳裨益漢治居多無非此心之仁之旁達故百世下遺忠在君遺愛在民遺廟在中土墮而不墮雖然如魯靈光之獨存噫是豈廟之不能墮也哉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弘治辛酉夏雷侯來尹是邑下車漸築心切愛民百廢以次舉而公廟其一也方葺理閭閻郡守陳公按臨謁廟命新其制且指畫其圖爰協謀諸寅屬同心力費不假于民而民日趨事者樂如也外築牆垣高之週四袤七十二丈內樹果木百餘株首門樓次二門各三楹大金書扁額并前令郝侯滋舊建正殿俱丹靑藻繪輪奐翼燦煥然一新飾太師之儀容儼然人望而畏之工經始于正德丁卯夏六月十三日落成於是歲秋九月初一日廟成乃走使過洛徵余言鐫諸石用紀歲月雷侯名寬字世望陝西朝邑人由舉人作縣有聲其亦景慕太師之餘烈而興起於仁者故不辭而書之噫若余言果足以盡太師也耶

石界河橋碑

趙應式

石界河鄆城東五溝之一也以其在西平鄆城間故以界名焉厥地洿濕厥壤塗泥每秋夏積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然當南北衝故公私之厲者揭者踵相接焉蹈坎窞則顛厥陷泥淖則濡滯履冰雪則蹶寐或草具權約旋亦圯壞弘治甲寅濱水之民郭明者欲梁其上借黃冠張普明喻豪右會錢穀募工役琢石陶甃時致仕巡宰安子宏實裨其事越一紀而梁成險阻無虞公私允利雖馬牛無濡足之患矣迨嘉靖初恆陰為景水與石鬪而危礮盡嚙梁漸頹越明年明之子做痛父績弗終乃召匠氏議廣其基益其洞以復之然石非三倍于前不可也做乃售其田以買石募義者如王奉武瀛任山輩亟從而翕附之至嘉靖乙酉邑宰以公帑不足取其石以飾傳舍及戊子宰邑者復以公帑不足又取其石以修學宮績用不成做乃謁宏之子國學生臣謀焉臣曰梁舊為三洞今益而為五某將強為中之一衆共成其旁之四庶幾其有濟乎謀既協遠近之民載糗糧助樵蘇供材木獻金帛輸礮確資者効力巧者呈技若有督攝勸懲者焉至庚寅春二月遂奠址於淵布基于陸駕石於空鎔金以為之鈴鍵糜糲以為之斟灌石之結構既堅水之流派又分迨癸巳之秋九月則虹拖雲橫龍舒虎踞而大壯之勢屹然梁之南北長十二丈有奇東西闊三丈有奇費錢幾六千甲午安生將肄業於成均謁予序其事請記焉予嘆曰安氏其世有景差鄭僑之心乎其能行叔向孟子之言乎然悉其人知其業予弗異也獨於做之事而感其孝且義之過於人亟命之見焉則惻惻無華人耳問其

家則曰居五溝者且六世矣聞有有司而未之敢謁也嗚乎君子謂求三代之民當於深山窮谷中誠哉夫使郭氏子日游於城市則力能濟而不欲濟矣嗚乎力能濟而不欲濟猶非其分也使日遊於都邑則分當濟力能濟而亦不思有以濟之矣誠哉求三代之民當於深山窮谷中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三百八十六卷目錄

開封府部藝文五

扶溝王邑侯保障記

惠民局記

陳留縣儒學學田碑記

答孫白谷督師書

貢院碑記

前題

紫雲書院碑記

汝南書院記

大梁書院碑記

遊梁書院碑記

天王寺藏經閣碑記

漢孝子蔡公題辭

重修伊尹廟碑

中州覽勝序

吹臺春遊序

職方典第三百八十六卷

開封府部藝文五

扶溝王邑侯保障記

明羅玘

高皇帝以神武開基拓帝王未有之土宇列聖丕承

益勤明德垂百四十餘年民不識兵乃正德五年逆

瑾竊柄禍亂海宇文霸醜類乘間竊發屠城坑邑幽

冀騷然天子赫然震怒命將出師勅天下嚴城勒兵

以防奔逸時河南郡縣恃洪河天險多事因循獨我

明羅玘

李濂

王廷相

劉理順

劉健

曹金

劉昌

譚性教

陳騰鳳

方大美

左國瓊

包裕

任義

唐寅

劉醇

司無備故耳實璫實整實資保障則爲之築高濬深三倍往昔樓加重簷梁設機械市民登陣以守什伍相聯鄉民受甲者分隊遊擊首尾相應然後申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士皆奮臂思効地利人和可恃以無恐是年五月余以內臺出守濠梁道經桑梓心甚壯之遂以妻子留家至九月醜類一枝由北洋竊渡陷我虹縣劫我靈璧漸逼我濠梁余請官軍丁壯延守渦淮分截要害賊知我有備乃趨蒙亂渦戕太和覆沈丘遂入我河南余內懼走書於扶促弟子攜家趨汴以避之侯聞愕然速學博吳君大田輩議之曰羅公以眷屬留家謂扶可守也今舍我去賊勢必大猖獗所不同心努力以斯保全如國法何南門東門勅吳君守之郭君卓倫北門王君綺西門侯居中四應

於是却攝者毋來一意爲繕治計甫三堞未完賊已薄城下矣此其志與睢陽嬰守何以異而卒至保全則又無前之績也公諱廷華字彥實其先通州人父以戰功拜涿鹿指揮使族屬因家于涿公起明經爲輝邑博士以異等擢扶溝令云

惠民局記

李濂

越明年二月賊果過汝寧藥上蔡芟項城掠西華遂寇我扶溝攻圍三日夜侯乃督勵守禦賊所犯指授方略矢石所擊鮮不輒中賊仆之勢大折遂解圍宵遁破鄆陵而走登洛侯又慮人情乘勝懈不爲備又進邑人而告之曰賊之所過郡縣輒如拉朽獨吾扶奚翅無虞且大挫其鋒勢窮東歸必甘心于我但保守之具猶多疎失爲今之計必大加修飭乃克永濟民翕然用命於是翼以重樓環以外陞四隅置樓以備瞭望設窩鋪四周爲守者番休肩城重甍儼乎天關金戈鐵馬屹然重鎮至三月賊果由鈞陽而來關我扶戒嚴遂抄許襄而南一邑生靈終得保全厥功懋哉初逆寇之將及也公執城役未畢當道有驅公者慮彈丸之不可守檄公入行省治兵以他佐領攝縣事公曰吾受命爲邑貴當死事去則邑誰與守

嘉靖庚申春二月開封郡守衍齋周公立惠民藥局於天漢橋之上工既定乃享祀岐扁太倉以來諸醫師而落之其僚屬僉謂公舉久廢之政以利民宜紀其事於貞石以垂示久遠乃問記於濂記曰開封舊有惠民藥局肇建於洪武甲子至成化弘治間每歲取濟源縣香錢若干置辦藥品施濟窮民法至善也後改爲臬司公署面局遂廢藥亦不復施久無議舉之者自公之下車也適大水爲虐民病滋甚而城中積水橫溢淹沒民廬至不可以居公相度地勢乃得其故蓋汴河貫於城之中比歲湮塞水無所泄公下令開濬之水得通流而天漢橋飛虹百尺雄跨汴河之上實爲一方勝槩橋之東舊有河神廟秋陰淅瀝靡堪妥靈公仍故處改建神廟三楹丹碧黝垺煥然一新乃於橋之西肇建惠民藥局而高廣與廟埒云公復清查郡治前官地民之飢屨者歲可得白金若干置辦藥品足供一年之需而濟源縣之香錢弗之取也爰命醫官楊孟賢等典其事日施砭劑以濟貧民之病者議既定乃白其事於巡撫大中丞臨溪張公巡按侍御月巖孫公暨藩臬諸公咸嘉允之抑是局也路當通衢民往來絡繹弗絕凡抱病而至者咸集柵外而內科外科各司其專業診脈叩源對症投